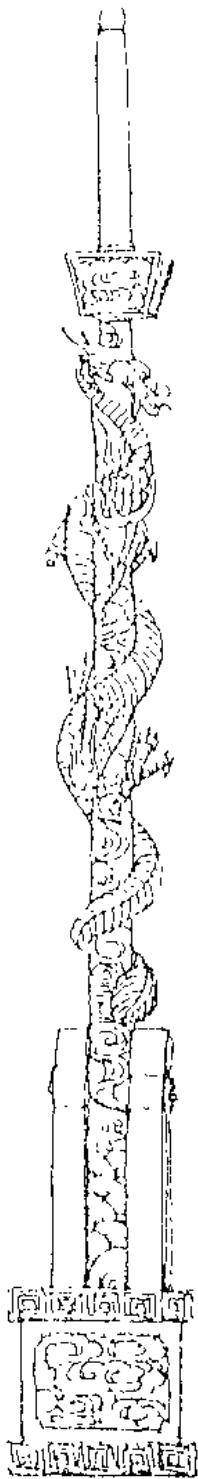


庚戌仲春

國立北京大學
中國民俗學會

民俗藝

莊嚴題端

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媒婆阿春嫂

延平區普照里的西館巷，在和煦的朝陽下充滿着生氣；一隻母雞帶着一群小雞在振翅跳躍，小花貓跳上停在牆邊的板車上，咪咪地叫；幾個賣蔬菜的小販拉長聲音喊着，主婦們紛紛走出來採買；清晨，使整個小巷充滿着熱鬧的氣氛。

一個穿紅花布舊洋服的少女，腳踏木屐，頭髮燙過不久，兩頰扶着脂粉，模樣兒倒也可人，兩手捧着一盆溼衣服，從那兩尺寬的小門裡面走出來，她把盆子放在地上；熟練地拿起竹竿，將溼衣服一件一件披在竹竿上曬着。

阿春嫂，已經是五十開外年紀的老婦，身着一件灰色旗袍，腳穿平底橡膠雨鞋，撐一把黑布雨傘，蹣跚地走進西館巷來。一路都有人和她打招呼，誰都知道她是一個媒婆，她左顧右盼，滿面春風地走到晒衣的少女面前，笑嘻嘻地問：「招治！你阿母在家嗎？」

「阿春嫂！你早，我媽在的，請進去坐。」少女微笑着答。她心裡想：這個媒婆最近已經一連來過五次了。

少女的輕脆的聲音，媒婆聽得很覺悅耳，她又把招治全身打量一番，就微笑着走進屋子去；招治的媽媽來旺嫂正在喂小孩吃奶，連忙招呼客人，阿春嫂客氣地坐下。開口便稱讚說：

「來旺嫂！你真好命，招治這麼大了。我來過多次了，總想替她物色一個好丈夫。」

來旺嫂抬起頭來，兩只眼珠望着阿春嫂回答：「女孩子大了有什麼用呀？」她却沒有提到招治的婚事。一會兒，招治跟着也回到屋子裏，她端了一杯茶給客人。阿春嫂望了一下，又笑道：「女孩子也是一樣的，長得這樣美麗，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十七歲了，還很不懂事。因為他的爸爸沒有好機會，一天早出晚歸，在外面拉板車賺幾個工錢，養活一家姊妹五人，唉！這種景氣，一個人要養活這許多小孩子，真不容易！」

阿春嫂聽着她這樣感嘆着，也順口說：「是呀！現在景氣不好，做婦人的生意也差了！來旺哥拉板車，還比我做媒人好得多呢！」

「那裡的話，你也這樣說，那正是在職怨職呢！」來旺嫂說着，阿春嫂沒有回答，她呷了一口茶，偷看一下在廚房口洗碗筷的少女，又添上一句「招治也應該出嫁了。」

「誰要我們這貧苦的女兒？」來旺嫂擲着肩說；收回手來把小孩轉過頭來。

阿春嫂趁勢進一步表示：

「來旺嫂！今天我是爲招治的事來的，我們是老朋友說實話，有一個開乾草店的人家，拜託我替他們物色一個好媳婦，我早就想起你家的招治來；假如招治配上他的兒子，包管一生不愁穿吃。我介紹的婚事，都是個人門喜，第一胎就會生男孩子，所以許多人都找我做媒，如果招治這頭親事做成功了，包她一生享福，我望你今天有一個決定。」

招治在廚房裡聽到談起她底婚事，不覺兩頰發燙，心房卜卜跳動。她想起自從國民學校畢業以後，每天在家裏幫助母親管理家務，天天操作，也感疲勞；能嫁得如意郎君，不愁穿不愁吃，她在憧憬着這一幅美滿的遠景。

她母親本來捨不得把她很早嫁出去，覺得十七歲的女孩子，應該留幾年的。可是經阿春嫂的五次說媒，再看招治已發育成人，她底丈夫又常說「女大當嫁」，而且阿春嫂早就說過的那乾果店和男孩子，她也聽說家風好，孩子也上進，因此決定答應這門親事。因爲她生性直爽，所以立刻喊着她女兒：

「招治！你把你的相片拿一張給阿春嫂。」

母親這句話把她從幻想中叫醒，她紅着臉忸忸地問：「誰的像片？」她故意裝出不知道她們談些什麼。

「你的啦，要選擇較美的。」阿春嫂慣了心願姑起來說。

「我不知道！」招治哪還了一聲便走進房裏去了。母親和阿春嫂跟她走進房裏，挑了一張她最近拍的半身相片，阿春嫂珍重地包在手巾裏就得意揚揚的走了。



媒婆阿春嫂說婚事，舌底翻蓮花。

三天以後，她又來西館巷，帶來對方新郎陳得勝的相片，遞給招洽母親：

「來旺嫂！你去調查過對方嗎？那邊看過招洽的相片很歡喜，他們問：你們的意思怎樣？」

「她父親說女孩子是重天命，嫁好嫁壞都是註定的。」她口氣溫和地答。

「是的，女孩子的命好，就會嫁着好人；假如命中註定不好，就是嫁給好人也會變壞的，我經驗過好幾個人。」阿春嫂又低聲問：「那麼，你們要他家多少聘金？」

來旺嫂一副忠誠的臉相，老實地說：「我們也沒有嫁妝，看他家送多少就收多少。我們沒有錢，你是知道的；她的父親說要用她的土壘她的壁，不賺她的錢。總是要讓他兩人對看一下，以後才可決定。」

「是的，男孩子曾經在你們門口，看過招洽一眼，可是他說沒有看清楚。我就去和他們約定，決定那一天來對看好了。」媒婆說罷便撐黑布雨傘走回去了。

再過三天，阿春嫂又是笑盈盈地來到招洽家裏，她拿出三張大橋戲院歌仔戲的戲票，說今天晚上在大橋戲院對看，來旺嫂沒有說什麼，祇把三張戲票收下來。

吃過晚飯以後，招洽穿着粉紅色洋服，平底紅皮鞋，打扮得像新娘子般的由母親和阿春嫂陪伴着到大橋戲院去看戲。她坐在兩人之間，在歌仔戲鑼鼓喧天的時候，阿春嫂告訴她那個坐在前排的青年就是乾菓店小老板陳得勝。她斜着頭像是羞答答的，眼角偷看了幾下，心旌不禁跳躍得快起來，不好意思的走開，阿春嫂把她拉住，再向前排的青年使個眼色，讓他把目光射到招洽身上，她又驚又喜地不敢抬起頭。

招洽和母親回家，阿春嫂也跟着回來。母親問她中意不中意？她兩頰緋紅羞澀地低下頭去。阿春嫂的媒婆禮就在這一低頭之下到手了。

她還不同去，坐下來和招洽的母親作長談。招洽溜進房去默默地低頭坐在床沿上回想剛才戲院裡的情景。

阿春嫂的話匣子又打開了，她說十八歲的時候做新娘子，第二年就生下兒子阿福，以後又聯生三男兩女，丈夫會賺錢，尤其是這兩年收入更好。本來她不做媒人，因為她底家裡四代同堂，有人又說那是「全福」人家，硬要她來做媒，當初無意中做成了幾對，分得些媒人禮，後來慢慢地學得內行了。

來旺嫂問她：「現在一個月可以做幾對？賺得多少媒人禮？」

「這幾年來少得多了，有些半路出家的媒人，出來搶生意；還有些臨時拉『便媒人』的，所以每個月只撮合成功一兩對。這對我沒有關係的，因為我的做媒和人家不同，祇要坐在家裡，不是男家就是女家多

會找上門來，而且媒人禮，人家一定特別豐厚的送給我，有時我不肯收，人家心裡還會過意不去，一定再增加一些送給我，以為不知道媒人禮究竟要多少？生怕我嫌少呢！」說着呵呵一陣大笑。

來旺嫂又問她：

「那麼說成一頭親事，一共可以賺多少媒人禮呢？」

「吓！說起媒人禮，那要看結婚的場面和主人是否大出手了，如果是聘金送多的，男家出三分媒人禮已經不錯了，有時還會多送幾分。去年有位住在北投別墅裡的有錢人，替他兒子物色媳婦，也是我跑成功的，他大出手，聘金送六千二百元，媒人禮就送二百元。又加上「行聘」、「取日頭」、「迎娶」所送的紅包，我一共賺得四百多元，這次是我做媒人以來最多的一次。反過來說，不好的日子也常有，前些日子在士林鎮，雙方講好日子要定婚了，男家的禮餅也做好了，女家臨時突然說不肯，男家把禮餅辭了，女家又說要了，這樣一連三次才決定送聘，恰巧碰着男家又是個吝嗇鬼，聘金三百六十元，男女兩家的媒人禮你猜多少？只送二十元呢！」說完又裝出一副鬼臉。

談到這裡，不覺已是深夜十一時，阿春嫂「呀」的一聲，便站起來告辭，挾着黑布雨傘回家去。（漫沙）

對門人家送聘禮

這條街裏的兩排房子，東邊的一排全是臺灣厝，西邊的一排全是日式宿舍。王清華就住在這些日式宿舍中的一幢。他住在這裡已有五年多，和附近鄰居的臺灣人家都混得很熟了。他今年三十歲，五年前從廈門跑來臺灣經商，現在還是光棍一條，和他同居的祇有兩個人，一個合夥做生意的老張，另一個是他和老張共同雇用的女傭王媽。

五年來清華和人合夥做的小生意還能賺錢。自從故鄉淪陷家信阻斷了以後，心裡便想着要在臺灣成家延嗣。東介紹，西相看，總沒有合適相宜的；他的心在外邊兜了一個大圈子，近來死心塌地的看中了對門許家的小姐；他是一個老成古板的生意人，不會自由戀愛，唯一的辦法便是託媒婆阿狗嫂代他來撮合了。

是一個晴暖的黃昏，清華正坐在窗畔向對門人家癡癡的張望，忽然看見阿狗嫂與沖沖地跑來，滿臉嬉笑比手劃腳的對他說：

「許小姐和她的爸媽都答應了，將來我的豬腳麵線，還有媒人體，可不要太少呀！」

「你曉得許小姐有多乖啦？我敢保證外面沒有半個愛人；她今年二十歲了，連市郊都很少單獨去上一趟，天天守在她爸媽的身邊。」

「她是高女畢業生，又去學過好幾個月裁縫，能刺繡得一副好枕頭；做菜燒飯，樣樣都成。過去會有很多人向她家求婚，但是有的男方經濟情形不好，有的本人看不過去，都被拒絕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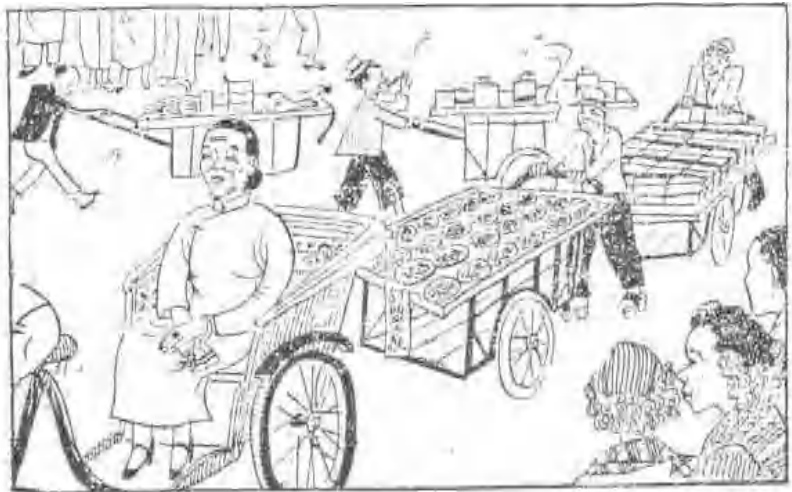
「送聘這件大事，按照許家的家世，禮餅至少也得二百五十份。聘金呢，大聘隨你便，小聘至少也得四千二，少過這數目是不好看的。回頭我再去許家問一下，看什麼時候送聘。」

阿狗嫂說完這一席話，王媽在裏面聽得很清楚，見阿狗嫂去了，她馬上向主人致賀：「許家的小姐很好，將來一定是個好先生娘。恭喜，恭喜……」接着又像不滿媒婆的說：「王先生，我剛才聽到阿狗嫂說：訂婚禮餅至少要二百五十份，小聘要四千二百元，此外還要大聘，又得比小聘多，看樣子許家的胃口不小呀！在十幾年前，我在大陸嫁大女兒，也不過只收人家的聘金銀元一百二十元，那個時候我還認爲很豐厚呢。」他知道王媽的意思，是爲他的婚姻費用在焦心，其實他自己更焦心，不過爲了婚姻的合意，也祇好勉爲其難。他安慰王媽說：

「那是媒人說的，恐怕許家不會要求這樣多。」

兩個鐘頭以後，阿狗嫂又含笑地跑來了，她開口便說：

「一切都沒有問題了，許家希望送聘的時間愈快愈好，最



由媒婆率領的送聘行列，浩浩行進。

好是在這個月內就辦。許小姐的父親翻過了通書，查出了本月十五日這一天，可以送聘。至於聘禮，許家的要求是這樣的：禮餅二百六十份，方才我說二百五十份，是不成的，因為那是單數，要二百六十份才成雙，許家是很有聲望的人家，親戚朋友很多，少了這個數目，就將沒有辦法應付。這二百六十份，其中至少一百廿份要用盒子餅，預備去送上等人家。盒子餅一定要買好的。至於其餘的禮餅，隨你的意思去定做，你要一斤就一斤，十二兩就十二兩。聘金方面小聘已經確定為四千二百元。」

清華很着急地插口問：「那麼大聘呢？」阿狗嫂似乎覺得清華這一問很有道理，便笑哈哈的道：

「大聘至少得六千，不過你不用掛心，許家是有聲望的人家，只收小聘，大聘定會原樣歸還的。」

王媽站在傍邊聽得出神，忍不住也插嘴問道：

「阿狗嫂，除了禮餅而外，還要辦些什麼呢？」

媒婆朝王媽瞪了一眼，呷了一口茶，像是討厭王媽揮嘴的答：「除了禮餅和聘金禮外，其餘的就是『排檯』，這要看男家的體面，女家是不便開口的。不過像許家這樣的人家，再少也得有廿四箱的排場，不然會不好意思。說起廿四箱也容易，那些禮餅，可排成八箱。一箱首飾是一定要的。豬婆是用一隻，可以分裝兩箱，用半隻只能裝一箱。其他可以用一箱麵線，一箱盆花，一箱冰糖冬瓜，一箱雞，一箱酒，一箱大魚，一箱洗酒雞，一箱罐頭，或是幾箱罐頭……這些，你們要是不清楚，我可以做你們的顧問。」

王媽聽得搖頭，清華目瞪口呆，三個人只有阿狗嫂若無其事。

夜幕籠罩着大地，門口黑黝黝一片，街堂裏每家窗口都射出燈光。清華顯然不喜歡聽阿狗嫂的長篇大論了，本來訂婚許配，是人生最歡喜的一件事，但是照她的說法，單是「送聘」，就難如登天，還有結婚呢？他覺得和許小姐結婚有點像在做夢呢。

清華火熱的心像被澆下一盆冷水，他讓王媽去和阿狗嫂周旋，自己站起身來，心理非常沉悶，對着窗子吸了一口空氣；忽然看見對門許家的窗子開着，室內雪燈的光亮直射到巷子裏，他又看見許小姐正倚着窗櫺向這邊凝望，清華像觸電似的心房怦怦跳動，兩頰感覺一陣燃燒，暗想今晚實在是他和她命運的決定關頭，再定神注目看對門人家的窗櫺邊，已經失去許小姐的倩影；一股勇氣由清華的心靈深處油然而生，他立刻回頭來對阿狗嫂說：

「請你回覆許家，關於送聘的事，原則上沒有問題，但希望能一切從簡。」阿狗嫂見大功告成，得意洋

洋的說：

「那麼我的媒人禮，可不能包得太少呀！」

時間又過去十天，清華都在拚命的籌備婚費。雖然他和老張合作經營一家小雜貨店，但是店裡的全都資盡不過兩萬多元，而且流動資金很有限，好在老張爲了成人之美，在這十天之內不去補貨，所有店裡收入，由他支去作送聘之用。但是仍舊不夠，全部拿到六千元，計算許家的要求，至少還差一半。他非常焦急，正在室內吸煙解悶，阿狗嫂又來了，一見面就嗒嗒嚇嚇的說：

「今天距離送聘之日，只有五天了，你預備好了吧？金鐲一對，金項鍊一條，金戒子一只，鋼戒子一只，首先要買好。還有紅旗袍料子一件，高跟鞋一雙，在送聘之日都要送去的。另外喜燭兩對，喜炮兩串，全要用大的，最好現時去買來，免得臨時抱佛脚。」

媒婆說愈多，清華更感經濟無法籌措，但是既答應了，祇好勉爲其難。阿狗嫂離去以後，他就出去把地方才所說的東西買回來，已經用去了將近三千元。

送聘一日一日的迫近，他只好又去和老張商量，以店舖的名義告貸了四千元，滿以爲這樣應該很够了，但除了付用每個六元的禮餅和每盒十五元的盒子餅錢二千多元以外，剩下的就祇够包小聘了。還有「排櫃」用的豬、魚、雞、酒等所帶的錢還無着。大聘雖然女家不收，媒婆說是禮所當備，怎樣辦呢？於是他以私人的名義，分向三個同業去出息借錢，共借了五千元，再把自己的東西變賣了一些，終於大聘勉強可以包成四千四百元，大於小聘了；原定廿四個「排櫃」，用偷工減料的辦法，儘量節省，改用十八個排櫃，他滿以爲萬事齊備了。

到了送聘的前一日，媒婆又來了，這回她除了指示明天應如何安置排櫃以外，又說：送聘到送時，女家是要請客的，請客所用的錢，概歸男家負擔，這叫做「貼桌錢」，女家要請四桌，至少得一千六百元，此外廚司、下女、以及「賞小孩」等，都要紅包，多則二百，至少也要二十，這是免不了的。



送去了聘禮，王清華雖然苦悶了。

清華聽到還需幾千元，「貼桌錢」、「紅包」，錢在那裏呢？想了好久，想出了一個辦法來，把大聘抽了二千元出來使用，反正大聘女家是不會收受的，那麼大聘不是比小聘更少了嗎！用鈔票挾着粗紙把它包成大大包，比小聘看起來大不就可以了嗎！可是如果女家要拆開來看，不是要鬧笑話嗎？他問媒婆：「大聘女家既不收，會不會拆開來看？」阿狗嫗答：「那自然囉。」

他覺得此法又行不通。又問她：

「既然女家不收大聘，那麼大聘可以不要嗎？」媒婆好像埋怨他不懂事的答：

「那一個人不要面子，我難道還會說錯嗎？女家愈不收，我們愈要排場好看。」

清華無心和媒婆辯論，他左思右想，想不出錢的來源，店裏的錢已拿足了，再拿將會垮台，向朋友借息，也已門路借盡了。難道就這樣算了嗎？最後他來個孤注一擲，硬着頭皮把西裝、毛毯、大衣，還有母親給他做紀念品的那面金牌拿去當舖，當得的錢勉強可以包「貼桌錢」和「紅包」。雖然他內心充滿了痛苦，但爲了不失面子，要使許家高興，他在痛苦中似乎愈可以得到了一點安慰。

這天晚上，清華一夜不曾入睡，次晨起床，精力疲乏，王媽在忙着洗粗菜的排籠，他上衙到菜市場去拿豬、鴨、魚、酒……走了六七趟的路，好容易才把那些送聘禮物拿齊了。阿狗嫗也在忙，她指揮王媽雞怎樣紮紅絲線，掛麵怎樣疊得整齊美觀，怎樣貼紅紙。女家是住於清華的斜對面，距離不足四丈，這些送聘禮物由王媽送去也就可以了，但是阿狗嫗說不成，一定要去雇六輛手拉車，載了出去遊得一番，然後送到女家。在遊街的時候，阿狗嫗是坐在一輛三輪車上當開路先鋒，車篷上還綁了一塊紅布。那六輛手拉車上面載着排籠，隨後徐徐而行。臨出發之前，門前擠滿了大人小孩，參觀他的聘禮是否豐厚，他有點難爲情，進入室內，從窗口窺望許家的窗口，但見許家的親友擠得一大堆在談笑着。

清華退入後室桌邊坐下，檢視着當票和借條，因此雖在這個送聘的大喜之日，爲了這些債務的憂慮，面上並沒有笑容。送聘祇是訂婚，將來結婚費用又將怎樣想辦法，他愈想愈心焦，心亂如麻，加以身體太疲乏了，當聽到小孩子們在嘩啦啦的叫：「來了，到了」，接着對門許家燃起一陣爆竹聲，清華却隨着這陣爆竹聲而昏倒了。（中場）